

亞達米陽著

史唯 物論的

康敏夫譯

神州國光社

史 的 唯 物 論

亞 達 米 陽 著
康 敏 夫 譯

神 州 國 光 社

譯 後 記

目前，我們在中國所能看到的史的唯物論讀物是很少數的，就有也都是帶着不大正確的論點。爲了糾正我們過去對於史的唯物論的錯誤見解，爲了積蓄我們今後對於史的唯物論的知識糧食，我們都需要一本有系統的，正確的，科學的史的唯物論出現。這也就是本書翻譯的目的。

本書是在蘇聯的哲學威權者米定所鑑修的「大百科全書」中之一小部分。它主要的是依據蘇聯新社會建設的寶貴材料而寫成的，在這點上，爲過去的唯物史觀著作開一個新紀元，證明它隨着客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，揭破社會學的「圖式主義」的謬誤。其他如史料的豐富，及內容的「短小精悍」都爲本書的特色。我相信它出現在中國的現階段，其影響也許會不小吧，我在希望着！

史的唯物論目次

譯後記

第一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底唯物史觀要素

- 一 唯物史觀發見之意義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亞里士多德底唯物史觀的要素……………二
- 三 十七八世紀布爾喬亞思想家之歷史觀的根本缺陷……………五
- 四 十七八世紀之史的觀念論的進步性……………一〇
- 五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唯物史觀要素……………一五
- 六 王政復古時代之歷史家們和英國古典經濟學派……………一七

七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……………一九

八 費爾巴哈……………二二

第二章 形成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唯物史觀問題的見解……………二五

一 史的唯物論的形成過程……………二五

二 唯物史觀的誕生……………二七

第三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……………三七

一 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之內在的聯結……………三七

二 唯物史觀最初的根本問題……………四〇

三 社會經濟的構成態概念……………四三

第四章 社會的合法則性問題……………四七

一 社會的法則和自然的法則·····	四七
二 社會法則的特質·····	四九
三 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·····	五六

第五章 當作社會科學與實踐的行動方法的史的唯物論·····六五

一 史的唯物論與其他社會科學·····	六五
二 史的唯物論與歷史之關係·····	六七
三 當作實踐的行動之方法的史的唯物論·····	七二

第六章 構成態、生產樣式、制度·····七七

一 社會的經濟構成態底規定·····	七七
二 生產樣式·····	七九
三 原始共產的構成態·····	八六

第七章 社會發展的理論

四 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·····	九〇
五 封建的構成態·····	九二
六 資本主義的構成態·····	九五
七 社會主義的構成態·····	九七
八 構成態和制度·····	一〇〇
一 世界史之統一和生產力·····	一〇五
二 技術和生產力·····	一〇七
三 當作生產力發展形式看的生產關係·····	一一一
四 當作社會發展的起動力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矛盾·····	一一八
五 當作敵對構成態的發展及交代法則看的階級鬥爭·····	一二三
六 上部構造的能動性和相對的獨立性·····	一三三

第八章 史的唯物論的最近發展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
- 一 和布爾喬亞社會學的鬥爭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- 二 和客觀主義的鬥爭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- 三 和主觀主義的鬥爭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- 四 和少數派、修正主義的鬥爭……………一四八
- 五 和普列哈諾夫的論爭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- 六 伊里奇階段底史的唯物論的發展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- 七 史太林階段底史的唯物論的發展……………一五八

第一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底唯物史觀

要素

一 唯物史觀發見之意義

唯物史觀（或稱史的唯物論）之發見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功績之一。『馬克思正像達爾文發見有機界進化底法則一樣，他發見了人類史的發展法則。』馬克思所發見的是這個：『人類在參與政治、學問、藝術、宗教等等之前，首先是非飲食、構造房子、穿衣服不可的。因此物質的生活資料底直接生產，同時，某民族或某時代底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，就形成爲該人類底國家制度、法律觀、藝術及宗教觀念發達的基礎；所以，這一切都應該從這個基礎來說明，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地叛逆，爲意識形態底成層所蒙蔽了的單純的事實了。』爲了唯物史觀的被發見，『從來歷史觀和政治觀所專橫的混沌和獨斷，才由指示社會生活底一個

制度，作為生產力底發展的結果，這樣的發展到其他更高級的制度（例如從農奴制度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）底可驚的，完全的，整然的，科學的理論來替代了。」

史的唯物論底發見的最大意義，就是最初使人類史的全進行能夠用唯一的科學的說明。可是，由馬克思看來，史的唯物論不僅是說明人類史的進行，而且說明，在勞動者階級，必須知道「他們自身底地位和欲求的理解；他們自身解放之諸條件的理解。」（恩格斯）這樣地來抓住大眾，史的唯物論就必然地要成為變革，改造現存社會關係的批評力。這樣一來，為了史的唯物論底發見，在人類史上，才最初產生出說明人類史全體的，真正的科學的理論；以此為基礎，又產生出了以科學為基礎的人類史變革的理論。

一 亞里士多德底唯物史觀的要素

在馬克思以前，也已經有人企圖說明社會的歷史發展底合法則性的嘗試了。例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，十四世紀亞拉伯的思想家哈爾士，十七世紀的霍布士，十八世紀初的威哥及其他的思想家們都嘗試過了。這些思想家們，以為支配人類社會的歷史的法則解說，是社會

科學底基本任務之一，他們用各種的形式，提出而且解決了社會之合法則的問題；可是，他們對於社會生活的說明，到底還是觀念論者，所以不至創造出社會的發展之現實的進行，其現實的合法則性。只有唯物史觀發見後，觀念論才從歷史中被放逐出去了，同時，在社會的思想史上實行了根本的變革（等於哥白尼的轉換），而產生出了真正科學的，社會的，歷史的世界觀。布爾喬亞的社會思想，甚至在其發展的古典向上期（雖然在中世紀的鬥爭中，完成了一定的積極的任務），還是不能進展到唯物史觀的。

在古代世界底思想家之中，能夠特別地，強有力地表現唯物史觀之要素的，是亞里士多德。底社會的歷史的見解。亞里士多德第一的把國家形態的差異，從人們的財產不平等和階級鬭爭中來說明。在構成國家底多數的家族中，「某人是豐富，別人是貧乏，第三者是有中等的財產。普通的國民是由農民、商人、手工業者組織成的。高貴的人們，還是從富的程度來區別的。」統治形態，首先是由怎樣的社會羣掌握權力而區別的。亞里士多德特別提及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，而如次地指出：「寡頭政治和民主政治底真正的差異標幟，是貧富底差異。所以權力——無論是少數者，多數者，任何方面都行——以富為基礎的時候，就成為寡頭政治；在

無產者支配的時候，就出現民主政治。『民主政治之各種形態，也是「由民衆（無產者）之何種階級，就是說在農民，手工業者及日傭人中，誰占優勢而制定的。」關於帝王權，也是「從民衆爲了擁護特權階級」而產生出來的東西。帝王是由這特權階級中任命的。

企圖把統治形態和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相結合着，在當時已經是天才以上的嘗試了；並且亞里士多德極力主張在國民生活中之經濟的發達底任務和意義。在共同形態最初的發展階段——家族——中，還沒有交換的必要；交換最初發生的時候，就是在統一的大家族分成爲幾個家族，人類感覺需要自己沒有的東西的時候。可是交換在這個發展階段中，只限於滿足人們的日常欲望。後來，從交易中交換發達爲「發財的技術，」從交易發生的必要，貨幣也發生了。

馬克思在『資本論』中，再三地強調亞里士多德底著作中之史的唯物論底每個要素，或接近於史的唯物論的論點。『亞里士多德底天才，是閃現在從商品底價值表現中，發見同等關係這一點上。只不過，他生活着的社會之歷史的界限，妨礙了他發見這個同等關係，其「現實」是存在在什麼地方呢？』在別的地方，馬克思也引用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引用文：『古

代最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夢想過——「若果一切器具都像那個德達拉斯底作品自己會運轉；黑菲斯特底三脚椅子自己會進行，做起事來像神仙一樣，根據命令，或自己豫知，而完成當然的事業，就是說若果梭自己能轉運機織，那麼，工頭就不需要助手，主人不要奴隸了。」

雖然亞里士多德底每個言論，推測，無論怎麼樣是天才的，可是他底社會歷史觀，根本的還是觀念論的。

三 十七八世紀布爾喬亞思想家之歷史觀的根本缺陷

到了中世的時代，在古代的思想家們（茲基提德斯、亞里士多德、普爾俾及其他）之著作中，所創造出來的社會的歷史的智識要素已經湮沒了。於是，它讓席給基督教的神意說，即是對於支配人類和民族底歷史的命運之神的攝理的信仰。布爾喬亞社會學底思想的覺醒，是和科學及文藝復興時代同時的。新興布爾喬亞，在與中世的意識形態底鬭爭中，作為理論底中心問題之一而提倡了決定論的問題。即是人類的行為，民族底歷史的生活，不是視為通過偉人、帝王、皇帝、或神的選擇的民族，來實現豫定目的之神底攝理的結果，而視為依自然法

則的人類自身活動之結果。專受自然科學之發達而有了力量，被機械地解釋了的所謂諸現象之嚴格的因果性的原理，都可擴張到無論社會現象的領域或人類的行為之上。自然法的學說，給與社會學底思想之發達以很大的刺戟，在與封建的秩序鬭爭中，又成爲以布爾喬亞制度之「自然性」，「永久性」及「合理性」爲基礎的理論武器了。然而，依照馬克思以前的一切思想家底社會之合法則性的解釋，總離不開有許多本質的缺陷的。第一是當他們底一切說明社會現象的時候，根本的是站在觀念論的立場。

『在歷史的領域中，舊唯物論以作用於歷史上之觀念的衝動力斷定爲諸事件之究極原因，其背後是以什麼爲基因呢？因爲沒有研究這衝動力原來是什麼東西，所以也反叛了自己。承認觀念的衝動力之存在不是不徹底的；但停留在這裏，不更求深進，不追究發生這衝動力的原因才是不徹底的。』所謂有着自然的永久不變「性質」的人類，當作依照同樣法則的自然之一部而考察出來的，那麼，理想的社會制度，非依照人性，依照理性之命令來建設不可了。「總之，從來的社會形態，國家形態，一切傳統的概念，都承認爲不合理的東西，都應該如塵芥一樣地捨棄。世界向來是被偏見所領導了。一切的過去僅值得憐憫和侮蔑罷了。」事實

上不過是布爾喬亞理想化的天國的合理的社會制度，僅是依從人類底永久不變的，「自然的本性」而建設起來的。十七八世紀的布爾喬亞思想家們，雖然在這「人間性」的解釋中是不同的，但在這一點上，他們底一切都是一致的。所謂「人間性」的概念，就是布爾喬亞的，布爾喬亞社會的個人的反映或理想像。當新與布爾喬亞的觀念形態者們，說明社會底政治之現象的時候，因為是從具備了感情和利害的這個「人間性」出發，所以不能更深進到「觀念的衝動力」以上，沒有明白這衝動力底物質的根源和原因，所以在歷史上，還是停留在觀念論的立場。

第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們，以為人類的歷史全體都是謬誤和無知的結果，當為人類不知道他們自身的本性的結果。法國唯物論者們，從意見支配世界之觀念論的立場出發，同時又主張反對環境決定意見。所以也撞到躲不了的矛盾。法國唯物論者們，像小孩轉磨磨兒一樣，總不能脫出這個圈套。甚至由地理的條件，首先由氣候的影響來說明國民和人類的生活（例如蒙特斯基）的思想家，也想克服一切布爾喬亞思想家共通的史的觀念論，但他們在歷史上，還沒有到採取唯物論的立場。社會現象底自然主義的說明，雖然以地理的環境

之直接的影響，視為人類的性格，行為以及社會全體底組織之規定的原因，可是這種自然主義底見地，也不是社會的存在，國民生活之物質的條件；以國民性，國民道德，所謂國民底「一般精神」做為社會的政治的事象底說明的出發點，是在於和那個史的觀念論密接的合法則的關聯之中。但是在社會學上之地理學派的代表者的主張，雖然國民的「一般精神」其法則是由地理的環境之特定的條件所制約着的，可是社會生活本身就直接被「國民精神」所制約着了。所謂進步論的信奉者們（康德、黑爾德魯、捷爾可、孔特爾、賽及其他）也不能跨出史的觀念論的立場。即是他們以為依從永久不變的法則，與反覆「常常」一樣的變化循環（捷爾可）的自然現象不同，人類底歷史是漸次地越向完成更偉大的前進的。可是，當他們注意到人類漸進之運動的究極原因的時候，却把它當作是人類底精神之本性的完成，知識的進步。

與十七八世紀底思想家們的觀念論有過密接的關係的，他們底社會歷史觀還有一個根本缺陷，就是對社會現象底機械的見解了。在這個時代，一切的科學中最發達的是地球及天體的力學。支配這力學的法則被普遍化了，被移到為數學的，力學的思想所侵潤了的所有

的科學領域之上。在社會政治的現象分析中，作爲出發點的東西，是具有從自己保存的感情發出來的熱情和志望的個人。「在十八世紀的豫言者們的頭腦裏……這十八世紀的個人——它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態之解體的所產；他方面是從十六世紀以來所發達了的新生產力之所產——是作爲理想而溢露出來的，然而這理想的存在已成爲過去的東西了。就是說這樣的個人不是作爲歷史的結果，而是歷史的出發點。」將社會底全體當作其構成要素底個人之算術的總和來考察，在這身體中，諸種的社會力，即是在人們的熱情與志望之間，成爲某種均衡而被確定了的東西。這樣一來，在機械的原子論底布爾喬亞世界觀之上，建築起了十七八世紀底一切的「社會契約」說，特別是盧梭的學說。這樣的見解底社會的政治的意味，是爲了布爾喬亞「自由的個人」（由封建的束縛的，爲了給與這個個人在經濟的活動中絕對無拘束的自由而鬭爭）。

十七八世紀的思想家們，對於社會現象底研究，採取了形而上學的態度；和社會之合法則性的自然主義機械論的解釋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在每個思想家中的每個推測，都是分歧的，大體是因爲在十七八世紀還不能夠曉得發展的觀念吧！「在歷史的領域中，缺乏了對於事